

罪
惟
錄

三二



黃綏

黃綏字用章。河南封丘人。曾祖思豫。衣樂中掌太常編民。元州又徙戍平越。綏以故為平越諸生。舉雲南十三年進士。授行人。歷南京刑部員外郎。性峭直。人目為硬黃。諱千戶者。嘗遞民蘆田萬畝。久不得直。綏竟致千戶于法。還民田。歷四川右布政使。出公事崇慶。旋風觸輿。不得行。綏正色。若有見者。曰汝姑散。予為若圖之。風止。抵州。齊沐禱于神。夜夢神言州西寺三字。公寤問州西四十里果有寺。當孔道。倚窮山。綏率健士突至寺。閉寺。按牒呼僧。且曰。夜有神告我牒竟。一少年僧貌綈。空手局促。綏金醑。

聖額上曬洗之有憤痕嚴刑盡得其冒俗肆出奸狀寺後
有巨塘嘗同行路刦囊貲輒沉塘中至有殺其夫勾致妻
女設一窟匿淫于是按律殺僧毀其寺倉吏倚王親沒官
糧萬計按如法戮摘奸伏青神令聞風解綬去奉閑建昌
銀礦轉湖廣左時固有人工詔湖廣徵銀二萬兩例孤民
絞取庫羨以應僧維曉以妖術惑上還鄉絞以此奸必不
赦諭武昌府故以尊禮館衛之不令潛逸卒檻送京戮諸
市陞副都御史巡撫延綏道見婦人片絮遮下体出飲馬
歎曰邊健兒負至此何以戰令豫支米三月卽其家會有
詔盡毀庵寺絞汰諸尼轉軍門給配鯨軍中騰悅久召

還戶部尚書故尼携子如拜送路左江淵食鹽錢鈔民舌
包攬掊勒呻吟絞力條其折徵銀狀以聞至今行之稱便
已改左都御史嚴甄諸御史量能委之火其差籍于廷曰
事貴浮人資勞久近豈立官初意絞鎮直崖異常忤人自
恐伏禍不可測遂請去

論曰僧不許勾致尼許給配僧尼何得失殊也硬黃豈
盡須神告哉資勞久近不過示無私耳事有濟須加同
才而或辨或不辨是故在乎識人且善用之聖門從政
三子易地不得

三十。色如不丹。
大而皮薄，皮下有肉，其味甘美，性平，無毒，可食。
宜於中和者，食之又可不勞示無辟。平車下，香氣可傳。
食曰：諸不善，食之變更，惟命歸歌。不可服也。食或食
者，乃多食也。多食者，則病也。上道，則食之，此好也。
萬物皆有之，食之則生也。故曰：食之則生，不食之則死。
食之則生，則生也。食之則死，則死也。故曰：食之則生，不食之則死。
人之不善，食之則變更，惟命歸歌。人之善，食之則生也。
人之不善，食之則死也。故曰：食之則生，不食之則死。
人之不善，食之則變更，惟命歸歌。人之善，食之則生也。
人之不善，食之則死也。故曰：食之則生，不食之則死。

歐陽鐸

歐陽鐸字崇道。別號石江。世為潭人。至刺史琮治吉為吉人。數傳而徙泰和。為吉之泰和人。年少成正統中進士授行人。上書論時政剴切。使蜀。王奇之厚遺。無所入。帰下。峽舟危盤渦。欲覆。衆號鐸色笑自若。幸風過怒。激舟于灘。以免。入服鐸大臣器。歷工部郎中。時有中貴鎮臨清。假寇警。請得如江西故事。節鉞督軍務。鐸言節鉞不輕假中貴。故不宜方帥。當事罷不予。時喬莊簡字為南兵部尚書。賢鋒欲引共事。鐸遂以便養乞南。得兵部武庫。出知延平府。首下令禁淫祠。數十百所。撤其材葺學宮。舍諸生。民死

者母久暴弗葬。母張宴。母得為佛事。司礼蕭敬。故延平人。身謬為恭。而群從子弟多亟卽緹帥所從舍人子。里居暴橫。民爭竄徙。鐸核田有遺賦于民者。歸蕭戶。正所侵官道。斬其溢。楊得蕭氏奴殺人狀。立決母所縊。司禮乃大恨。謀中鋒而陸太宰完為調繁鐸守福州。冀免鋒。而福有大璫尚。受蕭指。鋒投劾歸。不許。及抵任。而尚盛氣以待。鋒漫裁臧尚所橫需半。例郡祭頌胙。益市肉。偏大璫諸客。鋒乃不市肉。絕不及客也。尚恚。使隸委肉。郡庭却鋒。笑呼相事。諸生尚公以勞告。尔相分受。詣謝之。尚益局促。会迎春鐸。又削其宴。尚至庭。詰鋒出僭誇語。鋒徐拱手曰。尚公非。

臣子哉。忍爲是語。度必不上聞乎。于是郡士大夫爲鐸陰。
喝尚客府君。盡得而妬。吏民爭攘臂起矣。客大懼。交閭尚
以解。而鐸益自厲爲清節。尚廉。鐸無所得。乃因藩臬諸公
謝鐸。会條里役。鐸請稍益士大夫。減民十一。則上下交諱。
御史汪珊獨心是鐸。為持之。卒以治行天下第一。賜綵幣
羊酒。歷太常少卿。世廟時。議南北郊群臣唯諾。鐸獨以為
時訛。未可遷。南光祿卿。上六事。內搜乾沒。稽出入。著爲令。
內艱。起南右副都御史。督操江以外。限改撫應天十郡。督
糧儲。爲均蘓賦。比其最重与最下者。而稍損益之。重而不
能盡損者。爲遙減耗。派輕齋。折除之。以陰見輕。而不

能益者為徵本色。過增耗米加乘之以陰見重。諸推收田者從圩不從戶。田為母人為子。奸巧無所容迹。竄漸浸又令民歲以田出緡錢。催役母得仍十年。旧裁省郵置濫費定收納凡數十百條。鐸所為惠政于十郡非一。而獨于蘓著。又獨于田賦著。今章聖皇太后合葬顯陵。道經鐸所治。凡儲傳不能悅使者。獨効鐸不飭。時鐸已遷南兵部右侍郎。為奪俸入侍郎吏部。以精勤佐其長。凡廟灾大臣例乞休。鐸引衰上曰。鐸未老而衰。耶賜歸里。歸可二牛。所荐鐸疏至二十上。而鐸疾劇。貧居無藥石。遂卒。論曰。崇道三不悅。貌端于公事可知矣。而心計精。允捐。

益卒可永守無斁。由子學有原本。達于仁禮。不為過甚。
然則必不容于璫。非所以持璫也。

東州錄

卷之二

藝文志

商輅

商輅字弘載號素菴浙江淳安人舉宣德乙卯解元入太學李忠文時勉為祭酒特異之為設館東廂之後俾卒業正統乙丑會試明年廷試皆第一丁卯命選詞臣劉儼等十八進學東閣輅與馬已巳車駕北狩郕王監國召入內閣備預閣預機密陞侍讀時也先挾帝駕行大殘人心困惑輅力主群議請郕王即真以安反側或議南遷正色垂而斥之鹵逼京城輅與文武元僚經略戰守撫輯甸居之鹵徵各邊帥遜兵入援偽為喜寧報詐擒也先書鹵得勝與書自相疑遁景泰紀元陞翰林院學士三年議易儲輅

謂此國大事。有皇太后在上。臣誰敢議。尋還兵部左侍郎。
兼左春坊大學士。英庙即鑾。輅迎至居庸關。既而錦衣衛
指揮盧忠妄言南內事。輅極言勿輕聽。以壞大倫。五年鍾
同。章綸相繼請復儲。上怒。下之獄。輅因召對。力援綸。免
寰宇通志成。擬進官秩。已擬輅兵部尚書。太監王忱奉稿
入。少保王文耳語忱。諸總裁皆止進。兼官商豈獨異。內批
輅仍兵部左。兼太常卿而已。丁丑春。景皇不豫。与陳循等
倡。請海歸以繫人心。不允。繼復具疏。輅援筆增二語云。陛下
為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宣宗章皇帝之孫。擬詰朝進。
輒有辱門之事。英庙復位。召輅與學士高穀入便殿慰曰。

朕在南宮。夙知卿兩人。無所面向。時議改元草詔。石亨密語輅。今歲赦文。可不湏條欵。輅曰。舊制孰敢擅。改亨輩不悅。騰謗輅。欲附致于謙刑案。太監興安。為輅中解。上怒未釋。興安復曰。當時此輩附和南遷。不省將置朝廷何地。今有奪門功。即復爾邪。上怒稍平。削輅為民。憲廟即位。遣使驛召輅。至以民服。方巾綠綢青布袍。陞陛。復故官。戊子。地震。乞休。不允。尋因彗見。言官有所訐訐。輅又力求退。上曰。朕用卿不疑。何郎人言。即欲加譴言者。輅力請優容。言官以存公論。陞兵部尚書。仍兼學士。時皇莊甚為民厲。輅言。天子以天下為家。何以莊為。十年。改戶部尚書。尋兼文

淵閣大學士偶上前議及鄭王監國。輶覲纔言。景皇帝郁
社稷功當。復帝號。左右聞之皆泣。上亦泣。遂復帝號。夏月。
皇子薨。中外具知。西宮有子已長。但畏忌無敢語。輶獨婉
轉。操引東宮。乃立。後上疏略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
重以貴妃撫育保護。恩渝已出。但外議者皆謂皇子之母。
因病另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猶為未順。伏望勅令就近
居住。皇子仍煩貴妃撫養。俾朝夕之間。便于接見。庶得遂
其母子之心。逾月而東宮母紀貴妃薨。輶舉宋李宸妃故
事。殯斂悉如禮。十三年。命兼謹身殿大學士。時內官汪直。
新生西厥。威擬至尊。輶疏十罪。并指辟小常瑛。王英輩過。

惡○以聞○且曰○用此人○寔係天下安危○上憲曰○一內臣而天下安危乎○命太監懷恩傳旨詰責輅○色曰○直何人○敢擅抄沒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京師北門○守備一日不可缺○直一日而擒械數人○南京根本重地○留守大臣○直敢擅自收捕○諸近侍○直敢擅自改易○直不去○天子安乎○危乎○懷恩聞之○咋舌而退○上乃即日徹去西廠○由是見忤于直○會前輔臣楊榮曾孫焯○以罪逮至京○語連及輅○直從中主之同列○又從旁切擗○輅遂請老○加少保○給驛歸○輅去○萬安為首相○浸西廠○直益橫○諸大臣皆諂事直矣○輅家居十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傅○謚文毅○輅半儀山峙○侃侃有大節○或以